

刘心武作品

刘心武

恕

刘心武 / 著

最深沉的“恕”

是人类的大悲悯情怀



东方出版中心

刘心武作品

# 恕

---

刘心武

---

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恕 / 刘心武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8.8

ISBN 978-7-5473-1290-2

I. ①恕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02734 号

恕

刘心武 著

策 划 人 郑纳新

责任编辑 沈 敏

封面制作 钟 颖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021-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×1240mm 1/32

字 数: 230 千字

印 张: 11.125

插 页: 4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290-2

定 价: 48.00 元

## —— 序 ——

# 恕

一位外地的朋友听说在北京金融街，出现了一间“刘心武书屋”，有些吃惊：“北京金融街？听说地价比纽约曼哈顿还昂贵，你敢在那儿开书店？”我告诉他，书店不是我开的，是字里行间书店，它是连锁店，在北京和外地已经有十几家，其中位于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地下一层那家，我和书店老板签了协议，冠名为“刘心武书屋”，主要陈列出售我出的书，每隔一两个月，我会去书店和读者见面，每次集中一个话题，除了推广我的新书，搞签售，也有别的话题，比如谈林斤澜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，与建筑大师马国馨就城市建筑对话，向读者倾诉对我影响最大的十位中外作家，等等。我2012年出版的《刘心武文存》，2016年出版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以及延续《文存》收集2013年至2015年所发表的文字构成的《润》，在书屋里都有陈列销售。书店里有一面照片墙，把我从1958年到2016年的照片列成几排，上面一行大

字是：“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者——刘心武”。小小的书屋，搞活动时，只能容纳约三十个座席，但几乎每次坐满后，还会有二三十位站立着听我发言、参与互动。有位张先生，每次活动必来，而且往往提前到，坐到第一排，有回来晚了，他也就站在人丛里，直到活动结束。每次活动后，张先生都会跟我交谈，有回我问他：“我并非热门作家，你为什么总要来？”他说：“你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，不是很好吗？”想想也是，我这文学写作的马拉松长跑，如果只是有自我的韧性，没有看客的鼓励，恐怕也难坚持到今天。正是在我的相对稳定的读者群的鼓励下，我决心把自己文学写作马拉松长跑的轨迹稳定地延续下去，就是每隔一两年，便将散发的文字辑为一册。继《润》之后，东方出版中心又接纳了这册收集 2016 年至 2017 年文字的《恕》。

为什么将这本集子命名为《恕》？相信立刻有人会想到，鲁迅先生曾在写于 1936 年 9 月的文章《死》中宣布：“欧洲人临死时，往往有一种仪式，是请别人宽恕，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，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，怎么回答呢？想了一想，决定的是：让他们怨恨去，我也一个都不宽恕。”

鲁迅这“一个都不宽恕”的誓词，掷地有金石声，我自然记得。

这个集子里，收有一篇才写成不久的文章《恕字终身可行》。冰心为女婿陈恕题写过“谦卦六爻皆吉，恕字终身可

行”的诚语。

鲁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，教会我们恨。

冰心“从白茫茫的地上，找出同情来罢”，教会我们爱。

两位老前辈，都是我们的老师。相对而言，鲁迅是冷峻的伟大，冰心是美丽的平凡。最好能把二者的精神融合起来。

就我个人而言，自知难达伟大，因之对接近美丽的平凡，觉得比较靠谱。其实鲁迅那“一个都不宽恕”，所针对的，也只限于“怨敌”，他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同时，也就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读他的小说，对闰土，对孔乙己，对阿 Q，对《在酒楼上》《孤独者》里失落了理想堕入凡庸的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对《伤逝》里的子君，在揭示他们的人性弱点的同时，难道不是也充溢着大悲悯的情怀吗？那不就是最深沉的宽恕吗？

我们传统文化里，孔夫子那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就是“恕”的精髓，值得全人类遵循。这个集子里，有篇很短的《蹬布》，算是小小说吧，很能体现出我的情怀。我也正是在蹬布般的努力中，继续我的写作之旅。刘心武书屋协议到期后，或许不一定续签，但我与读者的交流，只要一息尚存，绝不终止。

刘心武

2017 年岁末

目录

序 恕

辑一

失画忆西行 / 3

听郁风聊画 / 10

听新风霞说戏 / 17

请启功题字 / 22

叶君健与韩素音 / 27

他来拜望刘三姐 / 35

那一晚她心里很难过 / 42

恕字终身可行 / 50

吹笛不必到天明 / 55

芍药盈筐满市香 / 60

远去的风琴声 / 65

铁木后传 / 71

夜香花园 / 74

蹬布 / 77

点翠师大高 / 81

在澳门路环发呆 / 85

巧燕与拙燕 / 90

## 辑二

谈《红楼梦》里《好了歌》 / 95

《红楼梦》教会我们用感情来滋润一生 / 108

关于《一百零八回红楼梦》 / 114

中学生版《红楼梦》序 / 119

《金瓶梅》中的男体描写 / 123

《金瓶梅》中的饮食 / 133

共享繁华 / 143

《金瓶梅》丛谭 / 148

## 辑三

从打草工人在田野上默默行走讲起 / 239

读书的四种方式：狼、蟒、牛、猫 / 281

与书共生，是幸福，也是宿命 / 313

谈自己的《文集》《文存》《文粹》 / 322

从照片墙说起 / 340

我的“散文随笔树” / 344

—  
辑  
一  
—



## 失画忆西行

2013年6月10日《笔会》上刊出了宗璞大姐《云在青天》一文，记叙了她迁离居住了六十年的北京大学燕南园的情况和心情。我读后即致电乔迁新居的她，感叹一番。顺便告诉她，我1981年为庆祝她生日所绘的水彩画，今年4月出现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上。她说已经有人先我报告她了。她觉得非常遗憾。她说一直允诺我要终生保留那幅小画，但迁居时她一个几近失明的老人，只能是被动地由年轻人扶持转移，哪有清点所有物件的能力？而年轻人对那三松堂中大量的字纸，又哪有心思和时间逐一地鉴别？据说现在专有一种搞收藏的达人，盯住文化名人居所，以略高于废品的价格从收垃圾的人那里打包买下所有弃物，然后细心检视，多会大有收获。往往一处文化名人迁居不久，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就会有其便笺售卖，而有的拍卖会上，也就会出现相关的字画手稿函件，网上也会出现拍卖的讯息。从三松堂流失出现于拍卖中的，不只是我那幅水彩画，还有宗璞自己的手稿，甚至还有宗璞父亲冯友兰先生写给一位名广州人士的亲笔信。宗璞大姐在《云在青天》一文最后写道：“我离开了，离开了这承载着



刘心武贺宗璞生辰的水彩画(1981年)

我大部分生命的地方；我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哭。”我们通电话时，她感叹之后依然是旷达淡定。我也说，那幅三十多年前给她庆生的水彩画，有人收藏也好，我就再画一幅给她吧。

那幅水彩画上写明了绘制的时间和地点，是1981年7月26日在兰州。怎么会是在兰州？原来，那年夏天，应甘肃方面邀请，冯牧带着公刘、宗璞、谌容和我一起先到兰州，然后顺河西走廊一直游到敦煌采风。冯牧(1919—1995)那时在中国作家协会主事，

是杰出的文学创作组织者、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。上世纪初,他在云南昆明军区任职,培养扶植了一批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军旅诗人、小说家,公刘(1927—2003)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宗璞比公刘小一岁。谌容是1936年出生的,我是1942年出生的。我们这一行,是个由二十世纪“10后”、“20后”、“30后”、“40后”组成的梯队,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坛新老汇聚、文人相亲的一个缩影。



冯牧

西行列车上,大家随意闲聊,我淘气,用一张四开白纸临时绘制了一幅西行游戏图,轮流翻书,以所显现的页码最后一位数,来用硬币走步,所停留的位置,可能是勒令后退几步,也可能是获准跃进几步,有时还会附加条件,如“念佛三声可再进三步,若拒绝则退回原位”,宗璞曾到达此位,她双手合十念三遍阿弥陀佛,乐得跃进,但冯牧对我发起的游戏很不以为然,总得我一再敦促他才勉强应付,但说来也怪,大家只玩了一次,却是冯牧最先抵达终点敦煌。一路上也讨论文学,那时候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信息涌进国门,朦胧诗、小说中的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荒诞变形、黑色幽默,都引起创作者很大的兴趣,王蒙带头在其小说里实验,我和谌容等也有所尝试,但冯牧却对热衷借鉴西方现代派手法“不感冒”。有的老作家,我总觉得是因为长期闭塞,所以排拒相对新颖的事物,他们的反对声音,我只当耳旁风。但冯牧却是在青年时期就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文化,他父母曾在法国巴黎生活,父亲是翻译家,他自

己具有英文阅读能力,涉猎过乔依斯《尤利西斯》、伍尔芙《海浪》、艾略特《荒原》等的原版著作,他对当代作家过分迷恋西方现代派给予降温劝告,是建立在“知己知彼”的理性基础上的,因此,对于他的意见和建议,我就非常重视。他对我说过,西方古典主义追求精准描摹,现代派则崇尚主观印象,其实中国传统艺术的大写意,也是很重要的美学资源。我知道冯牧和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程砚秋关系很不一般,有说在冯牧投奔延安之前,程是收过他为弟子的,程去世前,冯牧虽然供职于文学界,也还是常去与程探讨京剧表演艺术的。就在我认识冯牧以后,还发现如今当红的程派表演艺术家张火丁,出入冯家向他讨教如何突破《锁麟囊》唱腔中的难点。冯牧的审美趣味是高尚的,他对人类文明中的新事物是抱积极了解、乐于消化的态度的。1987年秋天我访问美国七十天返京,到他家拜访,他知我在美国特意参观了一些体现后现代“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拼贴”的建筑,比如位于圣迭戈的购物中心和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建筑群,便让我详细形容,他听得非常仔细,还和我讨论了这种“平面拼贴化”的手法如果运用到小说结构里会产生什么正面或负面的效应。我很感激在同他相识的十几年里,他点点滴滴给予我的熏陶滋养。我们当然也有分歧。西行后的几年,他对我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是肯定的,对中篇小说《立体交叉桥》就认为不够明亮,而我自己却始终自信《立体交叉桥》相对而言,是我小说中最圆熟的一部佳构。在兰州我也为冯牧画了一幅铅笔素描,画完还扭着他非要他签名,谌容看了说:“人家是个美男子。你画成个平庸男了。”这幅画现在还在。曾在整理旧画作时又端详过,并且心头飘过一个疑问:何以有那么多女子喜欢甚至不避

嫌疑地公开追求冯牧？而冯牧为什么始终一个也不接纳？冯牧作为美男子，并非柔媚型，他中学时夺得过仰泳冠军，我结识他时他已年近花甲，既阳刚也儒雅，确实有魅力。可惜他走得早了些。他仙逝后，我到他家，送去一幅水彩画以为祭奠，大哭一场。

那次西行，公刘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之端庄、整洁、理性。我总以为诗人应该都是把浪漫形于外的，不修边幅，思维跳跃，言谈无忌，公刘却大异其趣。我和他谈《阿诗玛》，那部撒尼族民间长诗，最早的采风及整理他都是参与的。一听要谈《阿诗玛》，他立刻郑重申明，大家看到的那部拍摄于1964年的《阿诗玛》电影，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他确实遇到过太多的那种询问：“电影《阿诗玛》的剧本是你写的吧？”他必得费番唇舌才能解释清楚。但是对于我来说，他不用解释。我读过他于1956年写出并刊发在《人民文



诗人公刘水彩写生(1981年)

学》杂志上的电影文学剧本《阿诗玛》，真是云霞满纸，诗意盎然，而且极富视觉效应。读时甚至有种冲动：“我要能当导演把它拍出来该多过瘾！”又放诞坦言：“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的那个《阿诗玛》，只是有两首歌还好听，反面人物极度夸张，场面不小却诗意缺席，我是不喜欢的！现在创作环境大好，应该把你那个剧本拍出来，让观众不是被说教而是沉浸在人性善美的诗意里！”公刘听了先是惊讶，后来觉得我确实不是庸俗恭维，而是真心激赏他那个只刊登于杂志未拍成电影的文学剧本，又很高兴。他说：“二十五年后得一知音也是人生幸事。”我说要给他画像，画出诗人气质，他微笑，那微笑是觉得我狂妄但可宽恕吧。画成后，我要他在我的画上签名，他依然微笑，那微笑是坚定的拒绝。后来他的同代人告诉我，公刘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习惯，绝不轻易留下自己的笔迹，而且总是及时销毁不必存留的字纸。西行后我们多次见面交流。2003年他在合肥去世。画公刘的那幅《诗潮》，我一直保留至今。

湛容虽然比我大几岁，但我从未对她以姊相称，因为就步入文坛而言，我们算是一茬的。湛容于我，有值得大感谢处。我发表《班主任》以后暴得大名，在各种场合出现时，多有人责怪我骄傲自满，我也确实有志满意得的流露吧，检讨、收敛都是必修的功课，但有时也深感惶恐，不知该如何待人接物才算得体，颇为狼狈，有次当时的业余作者聚会，湛容为我辩解：“我写小说的，看得出人的内心，心武不能主动跟人握手，生人跟他说话，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应答，种种表现，其实，都不过是面嫩，不好意思罢了！”她的这个解围，也真还缓解了一些人对我的误解。我呢，也有值得湛容小感谢之处。湛容始终把自己的姓氏定音为“甚”，但若查字

典,这个姓氏的发音必须是“陈”,某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就坚持称她为“陈容”,并且劝说她不要再自称“甚容”,而湛容绝不改其自我定音,我就在一次聚会时说,我们四川人就把姓湛的说成姓“甚”的,我有个亲戚姓湛,我就一直唤她“甚娘娘”,后来都在北京,还是唤她“甚娘娘”,应该是字典上在“湛”字后补上也发“甚”的音,而不应该让湛容自己改变她姓氏的发音。字典大概在“湛”字注音上始终无变化,但后来在文坛上,绝大多数人提起她发音都是“甚容”,再无人站出来去“纠正”了,如今从网络上查“湛”字,则已经注明作为姓氏发音为“甚”。湛容走上文坛的经历十分曲折,但自从1979年她的中篇小说《人到中年》在《收获》刊发,并于1980年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项后,一路顺风,有人戏称她是“得奖专业户”。那次西行,我俩也言谈甚欢。记得我偶然聊起,说“鼻酸”这个词不错,她的反应是:“什么鼻酸?依我看,要么坚决不悲伤,要么就号啕大哭!”我想这应该是她天性的流露。十四年前,她在恩爱夫君范荣康去世后不久,又遭遇大儿子梁左猝死的打击。从此不见她有作品面世,也不见有信息出现于传媒。她淡出了文坛。也许,她是大彻大悟,把文学啊名利啊什么全看破,在过一种“雪满山中高士卧”的神仙般生活;也许,她竟是在埋头撰写流溢自内心深处的篇章,将给予我们一个“月明林下美人来”的惊喜。

人生就是外在物件不断失去的一个流程。我给宗璞大姐的那幅贺生画的流失实在算不得什么。但人生也是努力维系宝贵忆念的一个心路历程。失画忆西行,我心甚愉悦。

2015年11月13日 绿叶居